宋史/卷4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家三 吳越錢氏錢俶(子:惟濬 惟治 惟濟 弟:儼 姪:昱 附:孫承祐 沈承禮) ◄

宋史
卷四百八十一
列傳第二百四十　世家四 南漢劉氏劉鋹(龔澄樞 李托 薛崇譽 潘崇徹)

► 世家五 北漢劉氏劉繼元(父:鈞 兄:繼恩 附:衛融 趙文度 李惲 馬峯 郭無爲)

◎世家四○南漢劉氏

南漢劉鋹，其先蔡州上蔡人，高祖安仁，仕唐為潮州刺史，因家嶺表。安仁生謙，為廣州牙校，累遷封州刺史、賀水鎮遏使。謙生隱，謙卒，隱代領其任。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，辟為行軍司馬，委以兵柄。及宰相徐彥若代知柔，以為節度副使。時唐室已季，彥若威令不振，事皆決於隱。彥若卒，遺表薦隱自代，昭宗不從，以崔遠代之。遠至江陵，遷延不進，乃以隱為留後，未幾，授以節旄。梁開平初，兼靜海軍節度使，封南海王。隱卒，弟陟襲位。貞明三年，僭帝號，國稱大漢，改元乾亨，行郊祀禮。改名岩，又改龔，終改　。「　」讀為「儼」，字書不載，蓋其妄作也。晉天福七年，卒，子玢嗣，為弟晟所殺。晟遂自立，性尤酷暴，周顯德五年，卒，事具《五代史》。

鋹即晟長子也，初名繼興，封衛王，襲父位，改今名，改元大寶。性昏懦，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，每詳覽可否，皆瓊仙指之。鋹日與宮人、波斯女等遊戲。內官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入宮，言玉皇遣樊胡命鋹為太子皇帝，乃於宮中施帷幄，羅列珍玩，設玉皇坐。樊胡遠遊冠、紫衣、紫霞裙，坐宣禍福，令鋹再拜聽命；嘗雲瓊仙、澄樞、延壽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，有過不得治。又有梁山師、馬媼、何擬之徒出入宮掖。宮中婦人皆具冠帶，領外事。

初，　雖寵任中官，其數裁三百餘，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。至晟時千餘人，稍增內常侍、

諸謁者之稱。至鍠漸至七千餘，有為三師、三公，但其上加「內」字，諸使名不翅二百，女官亦有師傅、令仆之號。目百官為「門外人」，群臣小過及士人、釋、道有才略可備問者，皆下蠶室，令得出入宮闈。作燒煮剝剔、刀山劍樹之刑，或令罪人鬥虎抵象。又賦斂煩重，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，瓊州米斗稅四五錢。置媚川都，定其課，令入海五百尺采珠。所居宮殿以珠、玳瑁飾之。陳延壽作諸淫巧，日費數萬金。宮城左右離宮數十，鍠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。以豪民為課戶，供宴犒之費。

乾德中，太祖命師克郴州，獲其內品十餘人。有餘延業者，人質麼麼，太祖問曰：「爾在嶺南為何官？」對曰：「為扈駕弓箭手官。」命授之弓矢，延業極力控弦不開。太祖因笑問鍠為治之跡，延業備言其奢酷，太祖驚駭曰：「吾當救此一方之民。」

先是，晟因湖南馬氏之亂，襲取桂、郴、賀等州。開寶初，鍠又舉兵侵道州，刺史王繼勳上言。鍠為政昏暴，民被其毒，請討之。太祖難其事，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鍠使稱臣，歸湖南舊地。鍠不從。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：

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，繼祖考之盟，情若弟兄，義敦交契，憂戚之患，曷嘗不同。每思會麵而論此懷，抵掌而談此事，交議其所短，各陳其所長；使中心釋然，利害不惑，而相去萬里，斯願莫伸。凡於事機不得款會，屢達誠素，冀明此心；而足下視之，謂書檄一時之儀，近國梗概之事，外貌而待之，泛濫而觀之，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，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？殊非宿心之所望也。

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，又慮行人失辭，不盡深素，是以再寄翰墨，重布腹心，以代會麵之談與抵掌之議也。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，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，然後三復其言，三思其心，則忠乎不忠，斯可見矣，從乎不從，斯可決矣。

昨以大朝南伐，圖復楚疆，交兵已來，遂成釁隙。詳觀事勢，深切憂懷，冀息大朝之兵，求契親仁之願，引領南望，於今累年。臨昨使臣入貢大朝，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：「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，則何苦而伐之；若欲興戎而爭我，則以必取為度矣。」見今點閱大眾，仍以上秋為期，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，是用奔走人使，遽貢直言。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，蓋怒人之不賓而已；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，殆一時之忿而已。

觀夫古之用武者，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；父母宗廟之仇，此必戰也；彼此烏

合，民無定心，存亡之機以戰為命，此必戰也；敵人有進，必不舍我，求和不得，退守無路，戰亦亡，不戰亦亡，奮不顧命，此必戰也；彼有天亡之兆，我懷進取之機，此必戰也。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，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，既殊進退不舍、奮不顧命也，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。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，將決一旦之命，既大朝許以通好，又拒而不從，有國家、利社稷者當若是乎？

夫稱帝稱王，角立傑出，今古之常事也；割地以通好，玉帛以事人，亦古今之常事也。盈虛消息、取與翕張，屈伸萬端，在我而已，何必膠柱而用壯，輕禍而爭雄哉？且足下以英明之姿，撫百越之眾，北距五嶺，南負重溟，藉累世之基，有及民之澤，眾數十萬，表裏山川，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。然違天不祥，好戰危事，天方相楚，尚未可爭。恭以大朝師武臣力，實謂天讚也。登太行而伐上黨，士無難色；絕劍閣而舉庸蜀，役不淹時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，萬里之境難保也。十戰而九勝，亦一敗可憂；六奇而五中，則一失何補！

況人自以我國險，家自以我兵強，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，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。何則？國莫險於劍閣，而庸蜀已亡矣；兵莫強於上黨，而太行不守矣。人之情，端坐而思之，意滄海可涉也，及風濤驟興，奔舟失馭，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。是以智者慮於未萌，機者重其先見；圖難於其易，居存不忘亡，故曰計禍不及，慮福過之。良以福者人之所樂，心樂之，故其望也過；禍者人之所惡，心惡之，故其思也忽。是以福或修於慊望，禍多出於不期。

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，獻尊主強國之議者，必曰：「慎無和也。五嶺之險，山高水深，輜重不並行，士卒不成列；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，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，使進無所得，退無所歸。」此其一也。又或曰：「彼所長者，利在平地，今舍其所長，就其所短，雖有百萬之眾，無若我何。」此其二也。其次或曰：「戰而勝，則霸業可成，戰而不勝，則泛巨舟而浮滄海，終不為人下。」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，謀臣捭闔之策，坐而論之也則易，行之如意也則難。

何則？今荊湘以南、庸蜀之地，皆是便山水、習險阻之民，不動中國之兵，精卒已逾於十萬矣。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，水陸同途，殆雞犬之相聞，豈馬牛之不及？一旦緣邊悉舉，諸道進攻，豈可俱絕其運糧，盡保其城壁？若諸險悉固，誠善莫加焉；苟尺水橫流，則長堤虛設矣。其次曰，或大朝用吳越之眾，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，則不數日至城下矣。當其人心疑惑，兵勢動搖，岸上舟中皆為敵國，忠臣義士能復幾人？懷進退者步

步生心，顧妻子者滔滔皆是。變故難測，須臾萬端，非惟暫乖始圖，實恐有誤壯誌，又非巨舟之可及，滄海之可遊也。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，兵家之預謀，雖勝負未知，成敗相半。苟不得已而為也，固斷在不疑；若無大故而思之，又深可痛惜。

且小之事大，理固然也。遠古之例不能備談，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，亦入貢莊宗。恭自烈祖開基，中原多故，事大之禮，因循未遑，以至交兵，幾成危殆。非不欲憑大江之險，恃眾多之力，尋悟知難則退，遂修出境之盟；一介之使才行，萬里之兵頓息，惠民和眾，於今賴之。自足下祖德之開基，亦通好中國，以闡霸圖。願修祖宗之謀，以尋中國之好，蕩無益之忿，棄不急之爭；知存知亡，能強能弱，屈己以濟億兆，談笑而定國家，至德大業無虧也，宗廟社稷無損也。玉帛朝聘之禮才出於境，而天下之兵已息矣，豈不易如反掌，固如太山哉？何必扼腕盱衡，履腸蹀血，然後為勇也。故曰：「德如毛，民鮮克舉之，我儀圖之。 」又曰：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」又曰：「沈潛剛克，高明柔克。」此聖賢之事業，何恥而不為哉？

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，光宅中夏，承五運而乃當正統，度四方則咸偃下風；獫狁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，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。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，俟貴國之嘉問，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，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。若介然不移，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，有利於黎元可也，有利於天下可也，有利於身可也。凡是四者無一利焉，何用棄德修怨，自生仇敵，使赫赫南國，將成禍機，炎炎奈何，其可向邇？幸而小勝也，莫保其後焉，不幸而違心，則大事去矣。

復念頃者淮、泗交兵，疆陲多壘，吳越以累世之好，遂首為厲階；惟有貴國情分逾親，歡盟愈篤，在先朝感義，情實慨然，下走承基，理難負德，不能自己，又馳此緘。近奉大朝諭旨，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，必舉上秋之役，即命弊邑速絕連盟。雖善鄰之心，期於永保；而事大之節，焉敢固違。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，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雲，區區之誠於是乎在。又念臣子之情，尚不逾於三諫，煜之極言，於此三矣，是為臣者可以逃，為子者可以泣，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。

鋹得書，遂囚慎儀，驛書答煜，言甚不遜，煜上其書。

開寶三年，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、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。八月，師至白霞，

鋹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。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，宗室翦滅殆盡，掌兵者唯宦人數輩。

自晟以來，耽於遊宴，城壁壕隍多飾為宮館池沼，樓艦皆毀，兵器又腐，內外震恐。乃遣龔澄樞往賀州，郭崇嶽往桂州，李托往韶州，晝守禦之策。

九月，美與崇珂圍賀州，澄樞遁歸。鍠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，美等以奇兵伏南鄉岸。彥柔夜至，艤舟岸側，遲明挾彈登岸，踞胡床指麾。伏兵卒發，彥柔眾大亂，死者千人。擒彥柔斬之，梟首以示城中。翌日，城陷。美等督戰艦，聲言順流趨廣州，鍠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。十月，美等次昭州，破開建砦，殺卒數百，擒砦將靳暉，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，城遂陷。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。十一月，連州陷，招討使盧收率眾退保清遠。十二月，美等攻韶州，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。初，鍠教象為陣，每象載十數人，皆執兵仗，凡戰必置陣前，以壯軍威。至是與美遇，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，象奔踶，乘象者皆墜，反踐承渥軍，遂大敗，承渥僅以身免。韶州陷，擒刺史辛延渥、諫議大夫卿文遠。鍠始令塹廣州東壕，遣郭崇嶽統兵六萬屯馬逕，列柵以拒之。

四年正月，美等破英、雄二州，都統潘崇徹來降。翌日，次瀧頭，鍠遣使請和，且求緩師。瀧頭山水險惡，美等疑有伏兵，乃挾鍠使速度諸險。二月，過馬逕，去廣城十里，砦於雙女山下。鍠聞之，取舶船十餘艘，載金寶、妃嬪欲入海。未及發，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。美等將至城，鍠懼，遣其右僕射蕭濬奉表詣軍門乞降。美諭太祖意，語在《美傳》。使者乞部送赴闕，師遂頓城外。鍠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，為郭崇嶽所遏。崇嶽無謀勇，但祈禱鬼神，復為拒捍之備。美等乃進攻，保興迎戰，大為所敗，美乘風縱火，煙埃坌起，崇嶽死於亂兵。城既破，鍠盡焚其府庫。美擒鍠及龔澄樞、李托、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，同縻於龍德宮。保興逃於民家，亦獲之，悉部送闕下。斬閹工五百餘人。凡得州六十、縣二百十四、戶十七萬。鍠至江陵，邸吏龐師進迎謁，學士黃德昭侍鍠，鍠問師進何人，德昭曰：「本國人也。」鍠曰：「何為在此？」曰：「先主歲貢大朝，輜重比至荊州，乃令師進至邸，於此造車，以給饋運爾。」鍠歎曰：「我在位十四年，未嘗聞此言，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。」因泣涕久之。

至京，舍於玉津園，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鍠翻覆及焚府庫之罪，鍠歸罪澄樞、托、崇譽。翌日，有司以帛係鍠及其官屬獻太廟、太社。太祖禦明德門，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鍠，鍠對曰：「臣年十六僭偽位，澄樞等皆先臣舊人，每事臣不得專，在國時臣是臣下，澄樞是國主。」遂伏地待罪。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、托、崇譽斬於千秋門外。釋鍠罪，賜襲衣、冠帶、器幣、鞍勒馬，授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太保、右千牛衛大將軍、員外置同正員，封恩赦侯，朝會班上將軍之下。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

率，左僕射蕭濬為太子中允，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，餘並署諸州上佐、縣令、主簿。

初，　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，遇《復》之《豐》，　問曰：「享年幾何？」傑曰：「凡二卦皆土為應，土之數五，二五，十也，上下各五，將五百五十五乎。」及鋹之敗，果五十五年，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。又廣州童謠曰：「羊頭二四，白天雨至。」識者以羊是未之神，是歲歲在辛未，以二月四日擒鋹。天雨者，王師如時雨之義。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，眾星皆北流，有知星者言，劉氏歸朝之兆也。

四年，詔鋹月給增錢五萬、米麥五十斛。八年，李煜平，遷左監門衛上將軍，進封彭城郡公。太平興國初，又進衛國公。五年，卒，年三十九。廢朝三日，贈太師，追封南越王。

鋹體質豐碩，眉目俱竦。有口辯，性絕巧，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，極其精妙，以獻太祖。太祖詔示諸宮官，皆駭伏，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，謂左右臣曰：「鋹好工巧，習以成性，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，豈至滅亡哉！」

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，從官未集，鋹先至，賜鋹卮酒。鋹疑為尤，泣曰：「臣承祖父基業，違拒韓廷，勞王師致討，罪固當死，陛下不殺臣，今見太平，為大梁布衣足矣。願延旦夕之命，以全陛下生成之恩，臣未敢飲此酒。」太祖笑曰：「朕推心於人腹，安有此事！」命取鋹酒自飲之，別酌以賜，鋹大慚頓首謝。

太宗將討晉陽，召近臣宴，鋹預之，自言：「朝廷威靈及遠，四方僭竊之主，今日盡在坐中，旦夕平太原，劉繼元又至，臣率先來朝，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。」太宗大笑，賞賜甚厚。其詼諧此類也。

鋹子守節、守正，皆至崇儀副使。守正卒，帝聞其家貧，詔月給萬錢。守素，咸平中為侍禁，亦貧，真宗賜白金百兩，語宰相曰：「諸偽主子孫率多窘迫，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。」後至內殿崇班，天禧中，又錄為閤門祗候。守通，供奉官。守正子克昌，為三班奉職；國昌，為借職。

龔澄樞，廣州南海人。性廉謹，不妄交遊。幼事　為內供奉官，累遷內給事。晟襲位，任閹人林延遇為甘泉宮使，頗預政事。延遇病將死，言於晟曰：「臣死，惟龔澄樞可用。

」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，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。鋹嗣位，加特進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萬華宮使、驃騎大將軍，改上將軍、左龍虎軍觀軍容使、內太師，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。澄樞與李托、薛崇譽置酷法之具，民甚苦之。

初，岩改名龔，有術者言不利，名龔，當敗國事，遂改名　。後鋹用澄樞，以其姓卒亡其國，澄樞亦被誅。

李托，封州封川人。少習騎射，以謹願事　為內府局令。晟襲位，遷內侍省內侍，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。鋹立，改玩華宮使、內侍監兼列聖、景陽二宮使。托納二女於鋹，鋹以其長為貴妃，次為美人，政事皆訪托而後行。加特進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、行內中尉，遷驃騎上將軍、內太師。

太祖命師伐鋹，既克韶州，統軍使李承渥戰死，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，托堅沮其議。及就擒至許田，太祖遣使問托等：「昨已約降，復率眾來拒戰，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，誰為之謀也？」托俯首不能對。鋹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：「昔在廣州，機務並爾輩所專，火又自內起，今天子遣使案問，爾復欲推過何人？」遂唾而批其頰，托乃引伏，後至京斬之。

薛崇譽，韶州曲江人。善《孫子五曹算》。晟署為內門使兼太倉使。鋹嗣位，遷內中尉、特進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簽書點檢司事。太祖命師克廣州，崇譽縱火焚倉廩，擒至京，與李托同戮。

潘崇徹，廣州南海人。事　為內侍省局丞。頗讀兵書，立戰功。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，懷恩為部下所殺，命崇徹代之。鋹襲位，加西北面都統。歲餘，鋹頗疑崇徹，遣薛宗譽使其軍以察之。崇譽還，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繡、吹玉笛，為長夜之飲，不恤軍政。鋹怒，召歸，奪其兵柄，自是居常怏怏。太祖命師度嶺，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，崇徹不為效命。鋹敗，至京，太祖知其事，特赦之，授汝州別駕，卒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